

沈从文作品经典

顾学书

沈从文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与研究，其作品经典，影响深远。本书精选其代表作，以供读者阅读与参考。

于旧作重加校勘，力求准确，凡有错漏，及时更正，以期达到最佳阅读效果。

本书为沈从文先生作品经典，内容详实，图文并茂，是研究沈从文先生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。



从文作品经典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(吉) 新登字12号

沈从文作品经典

SHENCONGWEN ZUOPIN JINGDIAN

责任编辑:卢荆林

封面设计:阿 夏

责任校对:刘 军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)
(邮政编码:130024)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张:48.5

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100 千

印数:00 001—20 000 册

ISBN7-5602-1721-4/I·95

(全四册)定价:68.00 元

目 录

自杀	(1)
主妇	(12)
旅店	(25)
元宵	(33)
夫妇	(69)
一个女人	(79)
躁	(92)
神巫之爱	(102)
湘行散记	(154)
记胡也频	(241)
从文自传	(284)
后记	(389)

自 杀

被同事称为幸福人的刘习舜教授，下午三点左右，在××大学心理学班上讲完了“爱与惊讶”一课，记起与家中太太先约好的话，便坐了自用车回家。到家时，太太正在小客厅里布置一切，把一束蓝色花枝安插到一个白建瓷瓶里去。见教授回来了，从窗下过身，赶忙跑出客厅招手。

“来，来，看我的花！”

教授跟教授太太进了客厅里，看太太插花。“美极了！”教授那么说着，一面赞赏花枝一面赞赏插花那个人。太太穿的是件浅炒米黄袍子，配上披在两肩起大波纹的漆黑头发，净白的鹅蛋脸，两只纤秀的白手在那束蓝花中进出。面前蓝花却蓝得如一堆希奇火焰，那么光辉同时又那么静。这境界，这花同人，真是太美丽太美丽了。记起另一时一个北方朋友称赞太太的几句痴话，教授不由得可不笑了。他觉得很幸福，一种真正值得旁人羡慕的幸福。

想说一句话，就说，“这不是毋忘我草吗？”太太似乎没听到，不作理会。

太太把花安排妥当时，看了教授一眼，很快乐的问道，“这花买要多少钱？你猜猜。”

“一块钱……”

“一块钱，总是一块两块钱，我告诉你，不多不少一毛六分钱。你瞧，在那瓶子里多美！”

“真的，美极了。”

太太把花插妥后，捧了花瓶搁在客厅南角隅一张紫檀条几上去。看看觉得不妥当，又移到窗台上去。于是坐在小黑沙发上，那么躺着，欣赏在米色窗纱前的蓝花，且望着花笑。

教授把美丽的太太一只美丽的手拖着，吻了一下，“宝贝，你真会布置。这客厅里太需要那么一点蓝色了。”受到这种赞美的太太，显得更活泼了一点，不作声，微笑着。

教授说，“这不象毋忘我草！”太太笑着说，“谁说是毋忘我草？你这个也分别不出！我本想买一小盆毋忘我草，还不是时候，花不上市。那角上需要一点颜色。红的不成，要蓝的。应当平面铺开，不应当簇拥坟起。平面铺开才能和窗口调和，同瓶子相称；你看，是不是？”

“就那么好极了。我只觉得那瓶子稍微高了一点。”

“唔哼，若是个宽口小盆，当然就更合式！”

保姆进来倒茶，把桌上残余花枝收拾出去。

“王妈，有客来吗？”

王妈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说，“农学院周先生来电话，说南京什么赵老爷来了，先生要看他，过周先生家里可见着。”

太太说，“不是赵公愚吗？”

教授说，“怎么不是他？春天北方考察三省行政，还说就便要在天津同赵太太离婚。世界变了，五十岁的人也闹离婚。那知道太太不答应，赵老先生就向他女儿说，‘妈妈不离婚，我就自杀！’女儿气极了，向他说，‘好，爸爸你要自杀回南京去自杀，这件事我们管不着。你不要太太了，我要母亲。我明年北大毕了业，养母亲。’这样一来，赵老先生倒不再说自杀了。”

“这是道学家的革命！”

“一种流行传染病。(几个妙人的故事重新温习)赵老先生人老心不老，在南京那种新官僚里混，自然要那么革一次命。还有虞先生，据说太太什么都不坏，只是不承认他的天才，不佩服他，所以非离婚不可，到后居然就离婚了。有人问到他离婚真实原因是不是这件事，他就否认。人向他说：‘若用这种事作理由，未免太对不起那个夫人了。’他就作成很认真的神气说：‘社会那么不了解我，不原谅我，我要自杀！’害得那熟人老担心，深怕因这番谈话刺激了他出个人命案件。到如今，看看他还在做七言香艳诗赠老朋友某，音韵典故，十分讲究，照情形看大约一时已不会自杀了，才放下心！这种传染病过去一时在青年人方面极其厉害，如今青年人已经有了免疫性，不成问题，却转到中年人身上来了。病上了身也就见寒作热，发疯发狂。目前似乎还无方法可以医疗这种怪病。”

太太笑着说，“怎么没有方法？”

王妈看看教授大皮包，记起日里一个快信来了，就向教授请示“有四封平信一个快信搁在北屋书房桌子上，要不要拿来。”王妈取信去。

太太紧接着先前那个问题谈下去，“你说的那种病，照我想来也容易治疗。你想想你自己从前是好人还是病人？说不定小媛媛长到十八岁时，也会向你求，‘爸爸，你想自杀吗。我这儿有手枪。’”

教授聊作解嘲似的分辩说，“害过那种病的人就有了免疫性。再过十八年我若真的还会第二次害病，我们小媛媛一定当真把手枪递给我。有这样一个女儿，倒不好办！”

王妈取信来时，同时把小媛媛抱进客厅。小媛媛是两夫妇唯一的女儿，一家的宝贝，年纪还刚满周岁。照习惯小媛媛从

王妈手中抢了那个信，又亲手交给她爸爸。

教授接了信，拉着媛媛小手拍抚，逗她说，“媛媛，今天在公园里看不看见大白鹤？在水上飞呀！飞呀！”

小媛媛学着爸爸说，“飞，飞，爸爸飞。”

“爸爸飞，飞到什么地方去？爸爸一飞可不成！”

“飞，飞，爸爸飞。”

教授一面看信，一面同小女孩信口说着话。“爸爸飞到公园去，飞到天上去，”不禁笑将起来。忙把信递给太太，太太一看，原来是上海东方杂志社的编辑史先生写来的。来信要他写篇论文，题目恰好就是两人正说起的“人为什么要自杀”。教授说，“可惜我不会写小说，不然就用赵先生虞先生的故事，作一篇小说一定很有意思。”

教授太太把信还给教授后，从王妈手中抱过了小媛媛，很亲爱的吻着小媛媛的手掌，指着瓶中的蓝花，“宝宝，看，花花！”

小媛媛在母亲怀中也低低的呼唤着，“花，花，妈妈花！飞，飞，爸爸飞。”

“妈妈花，爸爸飞，小媛媛呢？”

小媛媛好象思索爸爸这两句话的意义，把两只大而秀美的眼睛盯着教授，“爸爸，爸爸，飞！”

廊下电话铃响了一阵，王妈去接电话，知道是柏柏胡同王家王先生要教授说话。教授接完电话，回返客厅时，脸上有点无可奈何的神气。教授太太猜想得到是什么事，“你们又要到公园开会去，是不是？”

“谁说不是。小媛媛，爸爸一会儿真的就要飞到公园去了！”

太太眼睛望着那蓝花，轻轻的说，“不飞，不成？”

“我也想不飞。可是，学校事不理不问，哪里行？到东城去买衣料，明天陪你去好不好？——宝贝，你那眉毛真美……”说

时教授瞅着太太轻轻的叹了一口气。他太幸福了。看到太太一双长眉，想起一句诗：“长眉入鬓愁”，什么愁？记不清楚了。

太太见教授有点儿谄媚神气，知道那是什么原因，便说，“你有事，你去作你的事。”

“我舍不得你。”

“有什么舍不得我？”

“我陪你去。王妈，王妈……”他意思要打电话。

“得了。”

小媛媛说，“飞！飞！”

教授把怀中金表掏出一看，快到四点了。约会原定四点半，时间已不早，便站起身来预备过西屋浴室去洗手。

小媛媛又说，“爸爸，飞！飞！”

教授开玩笑似的向媛媛说，“是的，小媛媛，爸爸真要飞。”且举起两只手作成翅膀展开的姿势，逗引小媛媛。

太太不作声，抱了媛媛随同教授出了客厅，到院子中去看向日葵。“葵藿有心终向日，杨花无力转随风。”数数它的数目，八朵，九朵，十三朵。一个不吉利的数目。于是把旁枝一朵小小的也加上了，凑成十四。

雨后初晴，公园游人特别多。园中树枝恰如洗过一般新鲜，入目爽朗。教授在僻静地方茶座下，找着了同事王先生。随即又到了胡子戴先生，左先生，高个子宋先生。几人坐下来正讨论到学校下半年本系人事上的种种变动，忽然有个女孩子声音喊“王伯伯，王伯伯。”女孩子年纪大约十一二岁，生长得长眉秀目，一条鼻子尤其美丽。到了王先生身边，就说，“王伯伯，怎么不到我姑妈家里去玩？谁得罪了您？……这是谁？”（她向着那个大胡子问）王先生便说，“这是戴伯伯。”女孩叫了一声“戴伯伯”。掉头来望着一个高个子，开口问，“这是谁？王伯伯。”

王先生便说，“这是宋伯伯。”女孩照样又叫了一声“宋伯伯”。又指着另外一个胡子问是谁，说是“左伯伯”，也叫了一声“左伯伯”。

末了这女孩子瞅定了教授，看了又看，“这是谁？王伯伯。”

王先生说，“刘伯伯。”

“刘伯伯？”女孩子估量了教授一下，“刘叔叔，”那么轻轻叫着。引得在座众人一齐笑将起来。

王先生说，“嗨，大莲，怎么刘伯伯叫刘叔叔？你上次不是在《北洋画报》上见到一个美人，你说很喜欢她，样子象妈妈，剪下来贴在镜子上吗？那就是刘伯母！”

女孩子偏个小头觑着教授，“王伯伯，真的吗？”

王先生说，“怎么不是真的？你什么时候同我去刘伯伯家里，就可看看刘伯母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！”

“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“刘伯母家里有小宝宝吗？”

“有一个小宝宝，你还可以去看看他家小宝宝，同小宝宝玩！”

“好，赶明儿我就去。王伯伯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你问刘伯伯！”

小女孩很害羞似的把小嘴唇咬着，露出一排细细的洁白牙齿，望了教授好一会，俨然从教授神气之间看出了一点秘密，忽然自言自语说道，“是真的！是真的！”

“同王伯伯到我家里来玩！”

“好。”把头点点，一只燕子似的飞去了。

小女孩走后，王先生望着那小小背影，作了一个喟然叹息的动作。左教授问王先生，“那孩子是谁家的小孩子？”

王先生半天不说话。

几人都为这小孩子迷惑了，接着都说这小孩子眉眼异常，与一般女孩子不同。经王先生说明，方知道原来这小孩子就是六年前在上海极有名的姚李案中的遗孽。母亲原是个出名的美人，一个牙医的女儿，嫁给阔公子李××。结婚后两人情好异常，毫无芥蒂。不料结婚七年后，这女人忽然平白无故自杀了。自杀的原因既极暧昧，社会上皆以为必是男的另外有了钟情的女子，但这种揣测却毫无根据。男的此后生活且证明了个人的行为毫无瑕疵。于是另外又有了一种揣测，就是说女的爱了一个极其平凡的男子，或说是个有中表亲的中学生，或说是一个画家，这件事受各方面的牵制，女的因此自杀了。三年后男的抑郁无聊，跑到黄山又自杀了。男的遗书中证明了女的自杀秘密还是另外一件事。至于另外一件事是什么，男的遗书中却说等到女孩子二十岁同人订婚时可从一个文件中明白。两人死后剩下的遗孤，被一个姑母带过北京来住，她的姑父原来就是生物学家杨××。

教授回到家中，同太太把晚饭吃过后，谈闲天谈到日里在公园中见及的那个小女孩，且谈到小女孩母亲自杀的故事，以为很不可解。太太便说，“人类事情不可解的地方多得很，至于这种自杀，倒平平常常。”为什么觉得平平常常，教授却想不通。当时问太太，这平常指的是什么意思。太太只笑笑，不说下去。

到了晚上，教授个人在小书房中写《人为什么要自杀》那篇文章。翻了好些参考书，书中所讨论到的一切学理，所举证的一切事例，虽无一不备，可是思想一同日里几件人事接触，便不知道真理应搁在那一方面比较合适了。

教授想：一定的，有的自杀不可分类，置入经济困难恋爱失败，以及任何一类都不相宜。为了一种错觉，一种幻想，一种属于生理心理两方面骤然而来带传染性的（一本书中提出的

一句话一个观念)病症,也会自杀。为了奢侈(倘若这人凭理性认为挥霍生命是最大奢侈),也会自杀。但自杀的原因,若为了生存困难,为了经营商业或恋爱失败,社会却认为那是避责任与痛苦,因怯于坚忍生存而想到死,是件犯罪的行为。值得奖励的自杀,必事到临头还头脑清明,毫无异态。必承认生命是属于自己的,同时自己又是个很认识生命,爱惜生命的人,为了死可以达到某一个高尚的理想,完成某一种美丽的企图,为了处置生命到一个美丽形式里去,一死正类乎伟大戏剧或故事所不可少的情节,因此从从容容照计划作去。这种自杀有的为求人类自由,文化进步,历史改造,也有的是为一己;为使一己生命达到一个高点,社会皆认为难能可贵。然而童养媳偷偷的在土灶边吞烟,与苏格拉底在狱中喝那一杯毒药,前者的死与后者的死,真正有什么不同处?倘若某种人的死,为的是留给此后活人一个美或深的印象,我们对于许多这种死的印象,有时却不如许多人类愚蠢行为来得更深切。为了怕生而去死的人很多,这种人近于懦。为了想生于别人印象里而死的人也很多,这种人却近于贪。“贪生怕死”是一句骂人的话,世界上还有“贪生不怕死”的人,作出的事是道德还是不道德?……自杀也许还有人是在一种纯粹无所谓的情形下作的……完全无结论的思索。

教授只觉得自己心中有点儿乱,有点儿糊涂。看看钟已十二点过五分,面前一堆书,一片纸。灯光很温柔的抚着花梨木桌面,一些小虫在窗上或用脚轻轻的爬着,或用身体轻轻的撞着。一切那么静。一家人全入了睡乡,厨子,保姆,小媛媛,皆已各自安静的躺在铺床上做梦了。教授把手中捏着那枝笔头按着心部,仿佛听一声枪响,“叭”,完了。好象什么都完了。把身体向椅背一仰,笔放下了。自诉似的心中说着:“我不是个乐

于自杀的人，我是个性情懦怯逃避责任的人。然而，如今我完了。幸福，远了。……什么是幸福？人人都说我有个好妻子，便是今天李家那悲剧渣滓小女孩子，也居然把她的相片从画报上剪下，时时那么注目忘情的对望着。有一个爱她的大学生，为得不到她也去自杀过一次。有人可以从她的美丽上感觉幸福，又有人从她美丽上感到不幸。为什么我同这个女子那么贴近，反而把她看得平平常常，从不惊讶？”

教授的小书房兼卧房，有一扇小小的黑门通过太太的卧房，这时节那扇小门，轻轻的被推开了。太太看看书房还有灯光，知道教授还未上床，把一只白手向里摇摇，且亲昵温柔说道：

“怎不睡觉？还作事吗？响了十二点，应当休息了。你听，响雷了！天亮以前会落雨的。你要茶吗？你写些什么？我来看看成不成？”

教授不作声。在门边站着的太太于是又说：

“为什么老在桌边？那文章不作，不成吗？你要——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，宝贝。你睡去，我还有事情！”

“什么都不要，连我也不要了吗？”

“宝贝，我在作事！”

太太小孩子似的，在门边站了一会，却不要教授许可，破例走近教授的桌边来了。“你不要我我也来了。你一作事一读书就讨厌我，来看你就说是麻烦你。真不公平！”

教授太太这时已换了一件白色软绒薄寝衣，头发散开编成两条辫子，脸臂皮肤，腻白莹洁如玉琢成的。长眉秀目，颊际微红薄媚，更觉得光艳照人。教授只是微笑。太太了解丈夫在构思一个问题，原谅了丈夫疏忽体贴处，拍着教授的肩膀，假在椅旁站了一忽后，得到丈夫一个吻后，就快乐的回到自己卧房去了。教授目望着那扇小门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唉，

人!”

教授随手在身边小书架上取了一本俄国人作的长篇小说，翻看到的一节，正描写一个男子想象到他所爱恋的农村女人，如何用白首巾包裹头发，脱了衣裳，预备上床。自己如何睡在那有香草味的新棉被里，辗转不眠。作者一枝生动的笔，竟把读者带入书里所写的境界中去，俨然承认作者所提示的情境方算得是爱。

一会儿雨落了，雷声也大起来了，小孩房中灯光明亮，教授知道是太太到小媛媛房中看察窗子，看察小媛媛被盖。平时这种事常常是两人同作，这时节他却不起身，仍然坐在桌边不动，而且继续想着白天见到的那个大莲。一个雷声过后接着洒了一阵雨点，院中席棚被雨点打得很响。通太太卧房那扇小门又轻轻的推开了。

教授说：“宝贝，您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天上响雷，我有点怕，睡不着。”

“又不是小孩子，还怕雷！”

“落大雨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你不怕响雷，雷雨也不怕吗？”

“我不怕！”

“真的吗？你不管我，我就要落雨了！”噤的把那扇小门关上了。

一句诗：“泪如春雨不曾晴。”这诗是两人日前同读过某近人集中的句子。教授憬然悟了一个问题，赶忙起身走过太太房中去。太太伏身在床上，业已泪光莹然了。教授用了许多方法把太太精神振起时，见太太脸上的容光，那么美丽，教授笑着说：“宝贝，你真美！”

太太说：“你刚才想到些什么问题，老舍不得离开书桌边？”

“我想到自杀问题。（他说时用平常说笑话的神气）你呢？”

太太说：“我吗，我同你一样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！我们不一样。”

“我觉得你不爱我了！”

“这就证明不一样了！我从不疑心到你不爱我。”

“你不疑心我，因为我爱你！”

教授觉得这样子说下去不成，要转变一个话题，“宝贝，我想起白天在公园见到那个小女孩子。再过十年这女孩子到了二十岁，独自发现她那个母亲的秘密时，那情形真有点不易设想！”

太太固持的重说道：“你不爱我了。”

她心想：那小孩子二十岁你四十岁。

一个雷声，小媛媛被惊醒哭了，太太赶忙起身从另一个小门走过小孩子卧房去。

教授坐在床边不动，把左手中指按定自己心部，又仿佛听到什么地方“叭”的一声，于是伏身下去，吻着那个美丽太太的白枕头，许久许久。意思正象是答复太太那句话，“我爱你！”他重新记起刚才看到那本小说那一节描写，仿佛有一点忧郁，不知从什么地方继续侵进生活中，想用力挪开它，可办不到。

主 妇

碧碧睡在新换过的净白被单上，一条琥珀黄绸面薄棉被裹着个温暖的身子。长发披拂的头埋在大而白的枕头中，翻过身时，现出一片被枕头印红的小脸，睡态显得安静和平。眼睛闭成一条微微弯曲的线。眼睫毛长而且黑，嘴角边还酿了一小涡微笑。又，她小心口自家对镜中半面，她不必来对镜，她太太家中女佣人打扫完了外院，轻脚轻手走到里窗前来，放下那个布帘子，一点声音把她弄醒了。睁开眼看看，天已大亮，并排小床上绸被堆起象个小山，床上人已不见（她知道他起身后到外边院落用井水洗脸去了）。伸手把床前小台几上的四方表拿起，刚六点整。时间还早，但比预定时间已迟醒了二十分。昨天晚上多谈了些闲话，一觉睡去直到同房起身也不惊醒。天气似乎极好，人闭着眼睛，从晴空时远时近的鸽子唼哨可以推测得出。

她当真重新闭了眼睛，让那点声音象个摇床，把她情感轻轻摇荡着。

一朵眩目的金色葵花在眼边直是晃，花蕊紫油油的，老在变动，无从捕捉。她想起她的生活，也正仿佛是一个不可把握的幻影，时刻在那里变化。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最可信的，说不清楚。她很快乐。想起今天是个希奇古怪的日子，她笑了。

今天八月初五。三年前同样一个日子里，她和一个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点古怪的男子结了婚。为安排那个家，两人坐车从东城跑到西城，从天桥跑到后门，选择新家里一切应用东西，从卧房床铺到厨房碗柜，一切都在笑着、吵着、商量埋怨着，把它弄到屋里。从上海来的姐姐，从更远南方来的表亲，以及两个在学校里念书的小妹妹，和三五朋友，全都象是在身上钉了一根看不见的发条，忙得轮子似的团团转。纱窗，红灯笼，赏下人用的红纸包封，收礼物用的洒金笺谢帖，全部齐备后，好日子终于到了。正同姐姐用剪子铰着小小红喜字，预备放到糕饼上去，成衣人送来了一袭新衣。“是谁的？”“小姐的。”拿起新衣跑进新房后小套间去，对镜子试换新衣。一面换衣一面胡胡乱乱的想着：

……一切都是偶然的，彼一时或此一时。想碰头大不容易，要逃避也枉费心力。一年前还老打量穿件灰色学生制服，扮个男子过北平去读书，好个浪漫的形象！谁知道今天到这里却准备扮新娘子，心甘情愿给一个男子作小主妇！

电铃响了一阵，外面有人说话，“东城陈公馆送礼，四个小碟子。”新郎忙匆匆的拿了那个礼物向新房里跑，“来瞧，宝贝，多好看的四个小碟子！你在换衣吗？赶快来看看，送力钱一块罢。美极了。”院中又有人说话，来了客人。一个表姊；一个史湘云二世。人在院中大喉咙嚷，“贺喜贺喜，新娘子隐藏到哪里去了？不让人看看新房子，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机关布景，不让人看？”“大表姐，请客厅坐坐，姐姐在剪花，等你帮帮忙！”“新人进房，媒人跳墙；不是媒人，无忙可帮。我还有事得走路，等等到礼堂去贺喜，看王大娘跳墙！”花匠又来了。接着是王宅送礼，周宅送礼；一个送的是瓷瓶，一个送的是陶俑。新郎又忙匆匆的抱了那礼物到新房中来，“好个花瓶，好个美人。碧碧，